

淮海戰役叢書之三

海軍部編 海軍委員會編 海軍部編 海軍委員會編

海軍部編 海軍委員會編 海軍部編 海軍委員會編



海軍部編 海軍委員會編 海軍部編 海軍委員會編



3 0538 7910 6

前言

我縱光榮的參加了淮海戰役，在劉、陳、鄧首長的領導下，在兄弟部隊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部隊也隨着提高了一步。爲着紀念這個偉大的戰役，紀念英勇戰鬥、積極工作的烈士和功臣們，更爲着用各種英雄、模範事蹟和經驗教訓，教育我們全體同志，特選擇這些材料彙集成冊，做爲部隊內部的學習材料。

這是淮河戰役叢書第三冊，是收集總攻以至全殲黃維匪部戰鬥中，我縱幾次戰鬥的英勇事蹟編成的。這裏所記載的完成任務的決心，頑強英勇的攻擊精神，幾次負傷不下火綫的使骨頭作風，以及戰時有力的鼓勵工作等，都是須要我們今後繼續發揚的。

在這些攻擊以至全殲敵人的戰鬥中，我縱也光榮的完成了上級所給予的任務，並且也獲得了一定的戰果。根據初步統計，從十一月廿三日南平集阻擊戰到十二月十五日最後全殲黃匪爲止，我共殲滅敵人一萬六千八百餘名，其中生俘敵十四軍少將參謀長梁岱、十八軍少將副參謀長姚紀昭，八十五師上校代師長潘琦、代副師長何玉林、一一四師上校參謀長曾昭鵬等以下五千六百零四名，斃傷敵十四軍中將軍長熊綬春、十師少將師長張用斌、八十五師二五三團上校團長羅孟雄等一萬一千二百餘名，內爲我斃傷俘之敵團以上軍官共十九名。繳獲榴彈砲五門，山砲十一門，戰防砲一門，化學迫擊砲四門，迫擊砲四十三門，六零砲一百一十一門，火箭筒一門，火焰噴射器六具，重機槍八十九挺，輕機槍三百五十九挺，步馬槍三千二百九十四支，手提機槍二百零二支，卡賓槍八十六支，衝鋒槍二百一十四支，手槍九十六支，電台五部，電話機九十四部，牲口四百零一匹，及其他軍用品一部。

中央電賀淮海前綫第二階段偉大勝利

中共中央委員會打電報慶賀淮海戰役第二階段的偉大勝利。原電如下：

劉伯承、陳毅、鄧小平、饒漱石、張雲逸、粟裕、譚震林、陳賡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軍、華東人民解放軍全體同志們：

你們繼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偉大勝利之後，又取得了第二階段的偉大勝利。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七日止，你們解放了戰略要地徐州；全部殲滅了國民黨最精銳兵團之一的黃維匪部第十二兵團四個軍十個師及一個快速縱隊，生俘該兵團正副司令黃維、吳紹周；爭取了黃維兵團之一一〇師廖運洲部起義；包圍了由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竄的杜聿明匪部邱清泉、李彌、孫元良諸兵團，並殲滅該敵三分之一以上，給予從蚌埠向西北增援的李延年、劉汝明諸兵團以嚴重打擊，迫使其向淮河以南回竄，從而使杜聿明匪部完全孤立於永城東北地區，狼狽絕，坐以待斃；同時，又解放了淮陰、淮安，攻克了靈璧，使淮河以北全境除杜聿明匪部所踞永城東北地區之小塊據點以外，均獲解放，對於今後作戰極為有利。凡此偉大戰績，皆我英勇將士努力奮戰、前後方黨政軍民一致協作的結果，特向你們致以熱烈慶賀與慰問之忱。尙望團結全體軍民繼續努力，為全部殲滅當面匪軍而戰。

中共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八、十二、十八

目次

前言

中央電賀淮海前綫第二階段偉大勝利

打開一個缺口——李圍子

- | | |
|------------------|-------|
| 一、打開一個缺口..... | 馮牧 |
| 二、攻守戰的五天四夜..... | 李德駿 |
| 三、攻擊之前..... | 集體創作 |
| 四、突破李圍子的英雄們..... | 集體創作 |
| 五、巨砲的神威..... | 舒代、韋弦 |
| 六、陳文單身傷敵酋..... | 陸柱國 |
| 七、新戰士奪暗堡..... | 靖國 |
| 八、砲火下的搶救者..... | 翟本固 |
| 九、火綫記功和火綫入黨..... | 馮牧 |
| 十、火綫通報..... | 馮牧 |

沈莊的「威風仗」

- 一、攻佔沈莊的一支勁軍……………趙慎應、柴棲雁
- 二、沈莊的「威風仗」……………嚴受命
- 三、一班怎樣無傷亡的完成了突擊任務……………崔占元
- 四、十二名勇士……………吳祖乾
- 五、活躍的戰壕政治工作……………馮牧
- 六、潘琦就擒記……………趙慎應、于東挺

楊園子全殲十四軍

- 一、十四軍的覆滅……………馮牧
- 二、六百公尺的長溝……………陸柱國
- 三、楊園子外圍陣地爭奪戰……………集體創作
- 四、喊過來一個連……………李澤忠、嚴受命
- 五、一邊喊、一邊打……………郭奇夫
- 六、突破口上的勇士們……………李澤忠
- 七、在敵人軍部裏……………馮牧
- 八、「書記」變成了參謀長……………馮牧

從楊文學到雙堆集

- 一、第一連立了第一功……………集體創作
- 二、打進楊文學……………若良
- 三、『三員』成了指揮員……………柴棲雁
- 四、攻進楊文學的一支利箭……………集體創作
- 五、把銅釘釘在敵人門口……………郭奇夫
- 六、『我忘不了黨！』……………趙愼應
- 七、來到解放軍的頭一功……………魯渤
- 八、在雙堆集……………馮牧

打開一個缺口——李圍子

黃維匪軍在滄河沿岸碰得焦頭爛額，發現陷入我軍重圍後，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驚惶向東南退縮，我縱即與兄弟部隊配合乘機出擊，予敵右翼部隊第十四軍以慘重打擊，三日間，僅敵第十師被我斃傷俘者即達三千四百餘名，十四軍軍長熊綬春僅以身免。當夜黃維兵團全部即被包圍於雙堆集周圍狹小地區。匪十四軍據守雙堆集東北之楊圍子、沈莊、李圍子三小村中，圖作垂死掙扎。十二月六日，經過周密準備，全軍發起對敵全線總攻，我縱任務為首取敵堅固外殼之李圍子。在華野砲三團配合下，炮火發揮神威，李圍子工事一小時內即大部被摧毀，英勇步兵飛速突破前沿，至夜十時解決戰鬥，全殲守敵十師師部及所轄之二十九、三十團全部，重傷匪十師師長張用斌。

打開一個缺口

馮牧

——記攻擊李圍子的戰鬥——

在攻佔敵人的外圍據點李圍子之前，敵機曾經從天空中投下了這樣的傳單：『國軍同志們，固守待援吧！我們有堅固的梅花形、魚鱗形的工事和鹿柴，固若金湯……』可是，當我們進攻

砲火開始後，一轉眼之間，這被敵人自信的據守着的據點，便像鉄錘下的核桃一樣，被錘得粉碎。我們英勇的砲兵，用準確的射擊，給了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六日下午四時，緊接着工兵飛雷的轟擊，各種砲開始了試射，半小時後，排放開始了。幾十門榴彈砲、野砲、山砲、戰防砲，曲射砲，把榴彈幾十個一排的傾洩在敵人的工事上。炮聲震撼着大地，幾分鐘後，整個敵人據點便被籠罩在一片濃煙裏；一堆堆的泥塊、門板、木料被炸到天上去。一顆榴彈砲彈準確的落在中間一個大碉上，大碉被炸飛了，幾個敵人的屍體，和他們的機關槍，一齊被拋上三丈多的高空。俯伏在前沿準備出擊的戰士都禁不住站着叫喊起來：『打的好啊！好砲兵！再這樣來一炮！』接着又是一炮，又是一座碉堡被炸飛了。

敵人完全被震懾了。正在這時，我們的突擊部隊發出了一排紅信號彈，部隊出擊了。兩點般的炸彈和手砲投向敵人的前沿。砲兵隨即把目標轉向了縱深。敵人大部份死傷了，一部份在督戰隊的逼迫下用噴火器頑抗着，但很快就被我們三支突擊部隊，從東、東北、西北三路突破，插得稀亂，作了俘虜。俘虜們許多簡直被我們的砲火吓傻了，不少人棉衣被彈片撕碎了，棉衣布片在身上飛舞着。有的則是從被炸塌了的工事裏挖出來的，全身是土。敵三十團一個排副齊云堂就是被從死人堆裏拉了出來的。他一面整理着被撕成碎片的大衣，一面哆哆嗦嗦的說：『打得好慘，打得好慘，我們二十九團、三十團，叫你們的砲火打完了！』隨後，他猶有餘悸的說：『我和傳令兵徐正剛一起鑽出工事，一顆砲彈落在附近，把他炸得無影無蹤，祇剩下一隻鞋。』

戰鬥剛一結束，我們沿着曲折錯綜的交通壕走進李園子集團工事，這座原來被吹噓成『固若金湯』的據點，現在是名符其實的成了一片焦土。我們的神砲手使這裏每隔不上十步遠，便留下一個彈坑。工事十分之九被打垮了，死屍遍地皆是。我們遇見十師特務連的一個被炸傷的士兵，他說，當我們大砲排放時，『這座據點被打得好像一隻船一樣，亂搖晃。』特務連一共一百來人

，至少有八十個人死傷在砲彈下，他說：『我們本來誰也不願意打，可是該死的師長在我們後面堵住口，不打不行，等到你們的砲一打，他也知道不行了，才叫跑，但已經晚了。』三十團二連士兵姚啓同是投降過來的，說起我們的砲兵來，他幾乎忘記了一天前還是在敵人那裏，眉飛色舞地說：『砲真打的好，沒一個落空，彈彈打死人，就照這樣打，不用說打楊園子，就打兵團部也不費陪事！』

攻守戰的五天四夜

李德麟

——李園子戰鬥中的祁大海營

祁大海營在迫近李園子的交通壕裏，已經是三天三夜了。他們繼承着兩平集阻擊戰的無畏精神，不分日夜的戰鬥和作着工事，在敵人偷襲和火力阻撓之下，把交通溝伸向敵人陣地的前沿。

三天三夜裏他們克服着不可想像的疲勞和困難。打退了敵人的襲擊，白天在陣地里堅守，夜裏就緊張的作起工來，在敵人的火力圍裏，炊事員亦能在夜裏靜悄悄的把飯送上去，但是因為過度的疲勞大家誰也吃不下去。可是戰士們沒有一個叫過苦，每個同志都清楚：『只有多流汗方能少流血』。在作工中許多人握着工具站在那裏就睡着了，當炮彈在他們附近爆炸的時候又馬上醒起來再繼續的向前面挖去，通訊員李文華爬在積土上睡着了，剛剛的低下頭去又猛然的驚醒起來，跑到指導員那裏去接受任務，他問指導員：『你不是叫我嗎？』忽然他發覺了自己是在作夢，就立刻跑回去作他的工事，副班長張興彬帶領着三天以前才來的新戰士，他一個人在前面挖，

過去一段把新同志帶過去，並且作着解釋工作。副班長李學林負了傷不能作工事，但是他不下去，當着敵人向五連陣地上進攻的時候，他一支臂抓住機槍，兩槍就把兩個敵人打倒。戰士李學貴的掩蔽部被炮火震壞了，又從土裏鑽出來，一面揮動起鐵鍬，一面開玩笑的說：「壓了我一身汗比蓋上被子還暖和！」

全營的同志一直是這樣的和敵人和疲勞在鬥爭。他們對水比對吃飯要求得更加迫切，後來沒有辦法把水給他們送上去，他們便在工事裏挖起小水井來。但是隨着又來了新的困難，掩體裏逐漸潮濕起來，於是他們就把上面的乾土墊上去，等到被水陰濕了的時候就再墊上一層。

一切困難都被克服了，沒有一個人被困難壓低了頭，交通壕總是不停的向敵人迫近。第三個夜晚的時候，已經距離敵人四十多公尺了，敵人拚命的襲擊他們，他們就把敵人打回去，在這裏堅守起來，並且準備向敵人進攻。

六號下午攻擊的信號發起了，一切火器都開了火，炮彈從戰士們的頭頂呼嘯過去，在敵人的陣地前沿和縱深爆炸了，把鹿砦地堡炸飛了。敵人在陣地裏到處亂竄，大家興奮的在交通壕裏跳躍，為我們的工兵炮兵鼓掌歡呼。敵人被強烈的砲火壓得根本不能動的時候，突擊隊便從李圍子四面八方衝向前去。

祁大海營的戰士們忘記了幾天以來的困倦，也投入了衝鋒，他們的兩支箭頭從主攻部隊的右翼插向敵人的側後，去堵住敵人的退路也阻擊援兵。側翼敵人的一個火力點裏，重機槍向着主攻方向的兄弟部隊掃射，五連第三排以第十班為先導便神迅的向敵人撲過去，繞過敵人手榴彈的爆炸，一直向敵人的背後打去，四連的鄭西春班恰好也從正面打過來，手榴彈壓制了敵人，重機槍不作聲了，張天祥同志的手榴彈準確的投在敵人重機槍射手的身上爆炸了，敵人和重機槍都打翻了。他們就又繼續向前面發展過去。二梯隊以五班班長牛佔會為首，也迅速的打過去，敵人還在

集結準備逃跑，或者是正在組織反撲，被他們打得全部混亂了。四、五連的突擊隊又從另一面趕上來，手榴彈像雨一樣的打過去，敵人被打得亂叫，剩下的六十多個人繳了槍，突擊隊把俘虜交給了二梯隊又繼續的向前面打去，一直佔領了李園子背後柏樹墳裏的集團工事。

四連第三排郝長遠帶着他的兩個班，又順着敵人的凹道，又從背後、從東南面打進了李園子，配合了主攻方向的兄弟部隊，使敵人更加混亂，直到全部解決了戰鬥。

郝大海營的任務完成了，但是他們在拂曉又接着挖起工事。他們在這裏又繼續堅守了一天。前後共是五天四夜了。勝利鼓舞着大家，在離開陣地的路上充滿了愉快和歡笑。

攻 擊 之 前

嘯林、蓋少平、恩田

（一）『首長們來了！』

十二月六日，是總攻李園子的日子。戰士們熱烈地期待着的，現在到眼前了。真高興這樣的日子啊！戰壕裏是緊張而興奮。宣傳員們在工事的壁上貼着各色的標語：『爭取戰場記功！』『只准前進，不准後退。』戰士們商量的請着小傳單上的快板說：『劉首長命令到，堅決把黃維兵團消滅掉，只准前進不准退，完成任務是第一條。』

從網一般的錯綜的交通壕裏，指揮員們不停地走過戰士們的身旁。戰士們注視着走過去的冒着敵火觀察陣地的縱隊參謀長王啓明同志、旅長周希漢同志，戰士們一個一個的傳說着：『首長到火綫上來了！』好好準備吧，堅決把李園子打開。

（二）重砲輾過了平地

在離敵人約一千公尺的開闊地上，砲兵們在挖工事。敵人的步槍和輕重機槍彈在他們身旁嗖嗖的亂響。在砲陣地前後一連落了三十多發。但大家沒有停止一刻緊張的工作。『拍拍拍！』又是一陣猛烈的射擊向第二炮掩體打過來，子彈落在洋鐵上，打穿了幾個洞。王常崐同志正在彎着腰挖工事，一顆子彈飛來，把把手的地方打了一個洞。子彈越來越緊，簡直不能抬頭，祇好蹲下去挖。就這樣，榴彈砲工事一個個地都完成了。

沉重的大砲輾過了開闊地，拖進了工事，雄壯的炮口虎視着敵人陣地。

（三）戰壕裏的會

會議在一條條戰壕裏進行着。在三連支委會上，二排劉興華說：『我們二排鞏固突破口，不讓敵人反撲過一步來。即使打的我傷勢再重，祇要我手能動彈，也要和敵人拚手榴彈。』馮玉金說：『我去下炸藥，那怕他十次八次都行。』

戰士們一羣羣的繳出了自己的錢、手錶、水筆、和黨費證。

十一連政治指導員白子明在班長們面前表示決心說：『這次一定要完成任務，倘若我犧牲了，或者帶重彩不能工作，代理人是一排長趙書堂，由他來担任我的工作。』接着他又囑咐着班長們：『要掌握好部隊，乘敵人反撲不成的機會，給他個反撲，敵人是受不了這一手的』。

突破李園子的英雄們

勇銳、石磊、嘯林
靖國、恩田、傅瑞

經過連續的震天動地的炮火後，我們的突擊隊從東、北、西三面向李園子敵人的前沿陣地衝擊。

戰鬥英雄霍守聚連，首先撲到敵鹿柴前。敵人集中了兩個連用噴火器和炸彈排成了弧形向他們反撲着。戰士們一個倒下了，一個又撲上去，連長霍守聚犧牲了。政指張興豪馬上接着指揮部隊前進。

在西面，排長王申虎率領的一路，直插李園子西北野戰陣地。東面的突擊也展開了，很快便佔領了前沿，和敵人拚起了手榴彈。李常扛了一大包炸藥，奮勇跑到鹿柴邊，把鹿柴轟開一條大路。戰鬥英雄趙得勝負了傷，副指導員宋文山便指揮着英雄周先進排衝了進去，一個個地佔領了交通溝，直向李園子中心插去。

敵人的陣地被割碎了。排長宋夢麟從北面突進了敵人工事，敵人展開了三面火力向他們反撲，他命令一挺機槍掩護一部份人在原來地上吸引敵人，讓一班從左翼迂迴；戰士們在照明彈的光亮下爬過一段開闊地，接着便扔過去一陣衝鋒彈，他們從側面突然撲上去，敵人潰逃了，戰士們追着敵人一直打進村中心。

村子裏打得火海一般。機槍手們的槍打壞了，便自動加入步槍組，打着手榴彈。救護組員田成文把幾個傷員剛抬下陣地，便跑到最前面去，帶着幾個戰士攻佔了一所房子，奪了一挺機槍，

他自己也負了傷，但他沒有讓別人救護他，新解放戰士的模範、老機槍射手廖福保一衝進敵人工事，就端着機槍跳出了交通溝，站在一個散兵坑裏，向着兩個敵人暗礮打起來；一顆砲彈飛來，散兵坑的積土被打飛了，機槍上沾滿了泥土，他在彈煙中迅速擦淨了槍，又打起來。兩顆礮堡一聲也不響了，他笑着說：『我打了十幾年機槍了，敢說一句話，我的機槍打到那裏，那裏就還不出槍來！』接着他又跟着九班躍過鹿柴，端着槍向一羣羣潰逃的敵人掃去，在火光下，可以清楚地看見一羣羣的敵人應聲而倒。

排長侯振華衝進村裏後，排裏沒有負傷的只剩下七個人，他把力量組織了一下，馬上隨着友隣部隊又投入了戰鬥。他們跳過鹿柴，奪取了西面一片敵人陣地，又繼續向前發展，敵人一個連在前面阻住他們，侯振華對大家說：『同志們，我們人不多了，可是我們不能放過敵人！』於是他們就英勇的堅持着，一直到友鄰部隊衝過來，在他們的協同攻擊下，殲滅了敵人。

各路突擊隊都打進村裏，十幾路隊伍在村中央匯合成一支雄厚的力量，被分割成一塊塊的敵人，全部被消滅了。

巨砲的神威

舒代、韋弦

在試射以前，我和電話員李耀山接受任務去看彈着點。在離李岡子四五十公尺的縱橫交通溝內，步兵們正準備着攻擊。我們就在步兵投彈位置附近挖了掩體。右側方是我們的重機槍陣地，左側方是飛雷陣地。這時飛雷正在發射，敵人發現了目標，接連發來了六發砲彈，有兩發恰巧落

在我們的前面，炸起來的泥土把我們和電話機都壓在下面。使勁鑽了出來，又去拖出了電話機，準備重找地點。這時重機槍已經轉移陣地了，飛雷還在不停地發射。一位步兵突擊營長看見我們，熱情地招呼我們到營指揮所附近去，當我們把電話綫轉拉回來時，敵人砲火正密，但李耀山仍舊沉着地收回了電綫。

試射開始了。這次的距離測得比較好，向原點試射時，第一發就打到原點以南的房子上去，第二發打到了原點以北鹿柴附近，第三發便把東北角上鹿柴打了個大缺口。不管敵人的空炸彈在交通溝上空紛紛爆炸，步兵們都露出了頭看我們打砲，不住地敲着掌，歡呼着。

效力射一開射，敵人東北角東南角的野戰工事和三個鼎足形的高堡便在烟火中崩飛倒坍了，東南角的鹿柴也轟開了大缺口。這時，和我在一起的突擊營長要求轉移一下射向，砲手便把目標移向了正北，第一發彈，就把北邊敵人陣地打開了缺口。隨着步兵發出的信號，我們也把砲改向縱深排射。正轟擊時，在原點兩邊的小地堡附近忽然爬出一個敵人機槍射手，扛了一挺機槍，跟着九個徒手兵到鹿柴外投降。這時，鹿柴完全為濃煙遮沒了，敵人的槍聲頓停，只有西邊兩個小地堡還發着稀疏的槍聲。部隊分三路突進去了，戰士們的像跑步似地衝進了村子，戰鬥便很快結束了。

陳文單身傷敵酋

陸·柱·國·

——打傷敵十師師長張用斌經過

六日黃昏，二十八團第二突擊隊（一連一排）向李園子發起衝鋒。敵人用三挺輕機槍和兩挺重機槍的密集火力，緊緊的封鎖住了出擊口，子彈在低空呼嘯着。二班的同志們上去一個倒下來，又上去一個又倒下來；三班第一組三個同志馬上踏着二班同志們的鮮血又衝了上去。這時，戰壕裏的一排機槍班長陳文看見步兵前進，便急忙端起機槍跳了出來，追隨着三班的三個步兵同志向前猛撲，他一邊跑一邊打着，還沒有到敵人的鹿柴跟前，三班的二個同志又負傷了，而跟着陳文同志的三個彈藥手也有兩個負了傷，另一個也掉了隊。這時候只剩下陳文一個人了，但他並沒有因為敵人的瘋狂封鎖及自己的單身作戰而發生猶豫，他說：『當時我記住了只有前進沒有後退，死就死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能後退嗎？不能！』就在敵人稠密火網中，端着機槍從被我們砲火轟得只剩下尺多高的鹿柴上面用力跳了過去，又飛跑了幾步滾進敵人的交通壕裏，爲了蒙蔽敵人，機靈的陳文趕快撕下右臂上聯絡記號——白毛巾。

在蒼茫的夜色和濃密的砲彈烟霧中，戰壕裏三個混亂的敵人驚慌失措的抓住了陳文的雙臂和衣襟，低聲吆喝着：『幹什麼的？』陳文十分鎮靜的回答道：『自己人，別發生誤會。』這時，一個高個子傢伙走近了，他大聲的叫着：『不要亂，不要亂，我是師長。』那三個敵人馬上放了陳文，但陳文却盯住了那個高個子。

將匪十師師長張用斌想以「親臨戰場」來維繫他將要覆滅的命運。陳文乘着他剛扭過頭，便一梭子機槍打去，師長被打倒了；滾落在交通壕里。

「師長負傷了，師長負傷了！」戰壕裏的敵人亂跑亂叫起來，陳文馬上又跳出戰壕，爬下來，把腰裏的五顆手榴彈全部扔了過去。

敵人像被衝散的羊羣似的到處跑起來，在敵人陣地上的陳文便高聲喊起來：「營長，營長，快上來啊！敵人跑了！」

新戰士奪暗堡

靖國·

在李圍子西面，副班長負傷了，從解放大隊才到九連來的陳清海就對班長說：「副班長負傷不能走，打的這麼緊，我把他揹下去吧！」班長允許了，他把副班長揹了一百多公尺，找了個工事放在裏面。衛生員換好了藥，他就說：「副班長，他休息吧，我還要去打敵人哩！」

部隊又向前發展了，他找不到他的班，在李圍子以西，他看見有一個暗堡裏還在打機關槍。這時他想起了戰前班長教給他打暗堡的辦法，就悄悄地從暗堡兩個槍孔之間爬到堡頂，順手從槍眼塞了個手榴彈。一聲轟響，他看見有一個敵人從暗堡口往外爬。他馬上用步槍對住了堡口，喊着：「你繳不繳槍？」那個敵人慌忙說：「我有槍，可是機槍！」「不管陰槍，趕緊拿出來！」一會，那個人從裏面送出了一挺機槍，兩支步槍，還有兩個抖擻着的人也跟着出來了。陳清海指着他們說：「不要怕，只要放下槍說好說！」他帶着三個俘虜，三支槍，得意洋洋地找到了連部。

砲火下的搶救者

翟本固

(一) 衛生員張東智

在李園子戰鬥中，三連衛生員張東智從砲火一開始就緊跟在突擊隊的後面，一步不停地作着救護工作。當出擊開始後張東智正在交通溝里給賈斌塗換藥時，敵人陣地上飛來了一顆砲彈，落在交通溝的邊沿上把他和傷員都埋在了下面。他趕快從土裏掙扎出來，又把傷員救了出來，他的左大腿肚被砲彈皮擦了一塊，但他忍耐着疼痛，一聲不響地趕快給傷員把傷口包紮起來，叫担架員抬了下去。

他救護了一個，又是一個，一連救了二十多個人，二十幾個綑帶都用完了。這時，又一個右臂負了傷的同志下來了，取綑帶的同志還沒回來，風刮的又大，張東智恐怕負傷的同志傷口中風，就把自己一條毛巾給傷員綁上，交通溝的上面又有三個同志被砲彈打傷，他就趕快從交通溝裏跳出來，檢了敵人遺棄的一條美國毯子，得到了教導員陳占樓的允許，把毛毯剪開分別給傷員們包紮起來。這時，敵人又一顆砲彈落在了他身邊，砲彈皮又擦破了他的脖子，耳朵也震的嗡嗡直叫，教導員叫他下去休息，他說：『我下過決心，現在要實現，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不下去！』仍忍着疼痛堅持工作。

連長霍守聚頭部負了重傷，張東智又從交通溝裏跑出來，冒着敵人密集的砲火，到我們已經

零下的礮堡邊，檢了幾個救濟藥包回來給霍守聚同志包紮住了傷口。接着他又去收集資材，在收集集中看見了一位右腿部負了輕傷的同志正往回走，他就趕快跑到這位同志跟前給他換上了藥。這位同志要回去休息，張東智勸他說：『同志！我們過去都下過決心，輕傷不下火綫，現在不實現到啥時候才實現呢？像你這樣的輕傷怎麼能下去呢？走！跟我走！』他檢了一支衝鋒槍就把這位同志又領到了火綫上。

（二）兩個救護組

一連救護組三個人是這樣分工的：張文富和姚永照抬一付担架，胡憲廷負責往下擡。在李團子戰鬥中，他們冒着砲火一連抬送了七次，每次都是從李團子送到張樓，來回十二里路，這就是說他們一夜抬送了八十八里路。抬送時，他們必須通過無數道寬窄不平的礮曲難行的交通溝；在漆黑的夜裏，他們怕把傷員跌倒，每逢通過壕溝總是小心地先把担架架在溝上，一個人先慢慢爬過去，另一個站立溝裏，把担架慢慢挪過來，再爬上溝頂，然後才抬起來走。負責擡送的胡憲廷一夜也擡了七次，有一次擡他們連長下去，他用足了力，把褲帶掙斷了，他使一手擡着連長，一手提着褲子，不喘氣地走完了最吃力的七里路。

三連書記郭維新右臂殘廢了，但他還是積極地參加了搶救工作，他和炊事班長黃世厚、宣傳員王治國組成了救護組，部隊一出擊，就緊隨在突擊隊後面奮勇地工作着，每個人身上都沾滿血和泥。他們從火綫上跑下來，又冒着砲火跑上去，一夜之間就抬送了四十多次。

火線記功和火線入黨

馮·
牧·

在殲滅李團子敵人戰鬥中，十旅各單位火綫記功和火綫入黨均極活躍，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二十八團一營自開始進行担负突擊任務的動員後，要求在火綫入黨即成爲一種熱潮。三連（突擊連）連續有一排長黃文海等八個人要求入黨。許多人都繳出了自己珍貴的東西和錢；僅戰鬥的前一天中，全營就繳出了中州幣五千餘元，筆十二支，鐵三個。有人提出：如果自已犧牲并被允許入黨，這些錢即作爲黨費；有人提出，如果犧牲了，這些東西即送給那些在殲滅黃維兵團中有功的人使用。經過李團子戰鬥考驗後，全營要求入黨和轉黨的人，已有十三名爲營委批准。三連衛生員張東習在戰鬥前要求火綫入黨；在戰鬥中，他以奮不顧身自我犧牲精神救護着傷員，證明了他已具備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經過考查與研究，他很快被批准入黨。在二十九團，火綫入黨進行得同着熱烈。十一連戰士黃東云要求參加突擊班，并要求入黨，戰鬥開始前，一顆榴彈打傷了他的頭，昏倒了，但他醒來後對指導員說：『我記得我的決心。只要我能動，我就一定戰鬥到底，好使自已够得上一個共產黨員資格！』連支委立即詳細地研究了他的情況，通過了他的入黨請求，接着營委也批准了。消息傳開來，十一連王新民，劉玉發，吳福祿，二連排長侯振華都紛紛提出火綫入黨的要求來。到處傳揚着一片爭取火綫上成爲共產黨員的決心。

火綫記功運動也就逐漸在各個戰鬥單位開展起來。攻擊開始前，旅委會即訂出了突擊部隊記功辦法。各國并成立了以政治主任爲首的報功小組，專門負責搜集隨時湧現的英雄事蹟。二十九

匪突擊連進入陣地後，戰士黃東雲負傷堅持戰鬥，連支委會立即宣佈記大功一次，通報傳到各連，給大家的鼓舞極大。戰鬥甫告結束，槍聲尚未停止，突擊營便把攻佔李園子戰鬥中各單位和突出人物的模範事蹟用電話通知團報功小組，團委立即決定給單獨率領少數人機動攻入村里的二連侯振華排長記大功一次，并轉報旅委，提議給担任主攻的三營十一連一排記特功一次，連記大功一次，當即獲得旅委批准。二十八團於戰鬥剛告結束，亦馬上進行羣衆性的評功，担任突擊任務的三連一排被記特功，三連和一連亦均記大功。記功後，并在戰地舉行了火綫賀功會。這樣及時的記功賀功，效果極大，有些傷亡較重連隊，尚在陣地和工事中，便得到了記功的通知，全連歡欣振奮，戰士們紛紛說，『上級眼睛真亮，誰完成任務好，一點也不埋沒！』『剛打罷，就記功，咱們一定要求再打，好爭取功上加功！』

『火綫通報』

馮牧

攻佔李園子的突擊營二十九團三營教導員周耀華，在戰鬥中用火綫通報方式推動連隊戰鬥情緒，收效極大。在六日進攻前後數小時中，火綫通報連續出了三次。通報方法，是隨時收集可以推動和值得表揚的事實由他編寫，迅速由通訊員送到各連，沿交通壕和工事一個個傳看。戰鬥開始前，突擊連的突擊班副班長李萬海等幾個同志提出要求火綫入黨，戰士黃東雲，頭上被一顆未炸的榴榴彈被打昏了，但他堅持不下火綫，周耀華馬上發出了通報予以傳播，立即又有王新民幾個同志要求火綫入黨。下午，團委傳來二十八團三連給十一連的挑戰書，要求火綫入黨的戰士黃

東雲給支委通過和營長批准：「火綫通報的第二期馬上出現了。戰鬥快開始了，三營副營長汪學亭表示了自己的戰鬥決心，提出：如果自己犧牲了，則由九連李東海代理。二連排長侯振華也提出要在第一次戰鬥中勇敢完成任務。並提出如果犧牲了，請求黨追認為中共黨員，並通知他的家裏。馬上通報第三期又出現了。戰士們大受鼓舞，都說：『連副營長和排長都表示這樣大的決心，咱們還有什麼可顧慮的！好好打吧！』」

沈莊的『威風仗』

我縱攻佔李園子後，刃鋒直指以西二里之敵另一外圍據點——沈莊。八日，發起攻擊，在步工砲的密切協同動作下，僅十五分鐘即解決戰鬥，全殲守敵八十五師師部及所屬二五三、二五四團全部，敵代師長潘琦亦被活捉，我軍則傷亡極微，創造了空前的以微小代價獲得巨大勝利之模範戰例。至此，敵十四軍軍部所在地之楊園子乃門戶洞開，完全暴露於我軍直接攻擊之下。

攻佔沈莊的一支勁軍

趙愼應
柴棲雁

八日晚上，二十二旅配合兄弟部隊攻打沈莊，從幾天前開始就不分晝夜的忙着檢查，佈置，直到衝鋒前二十分鐘，團的首長們還在陣地前親自指揮。

下午四點鐘以後，榴彈砲、野砲、山砲猛烈的向敵陣轟擊起來，一塊塊大石頭似的飛雷在敵人的陣地上爆炸，碉堡、敵屍，烟霧一齊飛向天空，戰士們都高興的喊叫起來：「好飛雷！」

五點鐘，攻擊開始了，六十六團分兩路出擊。五連是著名戰鬥英雄崔鳳山所在的連隊，崔鳳山第一次出擊沈莊時就光榮的負傷了，現在又

是這個連隊擔任了光榮的突擊任務。副連長郭小馬率領着部隊衝近敵人的前沿，砲火殺傷下的餘的敵人用輕重機槍、火鎗噴射器拚命的掙扎着，郭小馬同志左臂負傷了，三班長孫文山就從他的東面跳進了敵人的交通溝，幾個手砲吓得敵人縮成一團，乖乖的放下了武器，郭小馬還有胡文平、李耀都帶着傷勇敢的衝過來，敵人一顆炸彈落到郭小馬身旁，正冒著烟，他拾起來又扔了回去，接着他們一氣打了三十多顆炸彈，打光了又拾起敵人的炸彈打。二班新戰士董高升臉上負了傷，他說：『不要緊！』跟一排副排長苗志亮從敵人死屍上摸着炸彈，頑強的戰鬥着。苗志亮端着機槍邊走邊打，打死了二十多個敵人，攻入了村中心。

另一路，以七連為首在西邊也突破了前沿跳入了交通壕，穿過敵人的火網，和敵人拚起炸彈，突擊班長張天雪犧牲了，突擊班只剩五個人了，但還是英勇的向敵人衝擊，奪下了敵人的交通壕，也殺向了村中心。

從東面、西面攻擊的兄弟部隊也打進了村中，突擊隊們殲滅了敵人，勝利的在沈莊中央會師了。

沈莊的「威風仗」

嚴受命

進攻沈莊以前，縱隊劉主任親自給担任突擊隊的七、九連動員，號召『堅決完成任務，打個「威風仗」』。他們熱烈的響應了這個號召，提出：『突擊隊不捉俘虜不繳槍，堅決奪下小沈莊』的口號。反覆地檢查了戰前準備工作，召開了諸葛亮會議，研究了如何突破，如何對付反撲，

預備隊如何跟進等，指導員李元甫還提出：「打毀一個暗堡記一功，打毀兩個記大功，打毀三個記特功。」

炮火震動天地，鹿柴和土塊隨這煙霧飛上了雲霄，三個紅信號彈升起，五、六班跳出工事，飛奔到了鹿柴跟前，一排手榴彈打在敵人的前沿陣地上。敵人的炮火瘋狂的反擊着，但是阻止不了我們的突擊，接着二、三排機槍班也跟了上去。敵人除死傷遍地和極少數早已逃竄外，其餘都像老鼠似的鑽在地堡裏。前沿突破了。

我們炮火的鉄錘又向縱深打着，戰士們都找暗礮打。改造着敵人的工事，防止敵人反衝鋒。劉全海負了重傷，他給指導員說：「我不要緊呀！不要管我，你們快往前打吧！」二班剛解放過來的戰士小鬼李長才叫砲聲把耳朵震聾了，但還是到處找暗礮。冷不防一個暗礮裏的敵人打了他一顆手榴彈，沒炸傷他，他說：「哼！我要吃你的利錢哩！」順手就向暗礮塞進了三個炸彈，眼看從射口裏冒出了煙花。他又跑到另一個暗礮上，三、四個敵人扛着小砲，出來向他繳槍，小鬼朝着我們陣地的方向說：「武器放下吧！你們自己往後走就有人管你們！」他又忙着奔向另一個暗礮，一班戰士杜鴻珍見一個敵人還在用機槍射擊，他便喊道：「我告訴你們不要再打了，怎麼不聽？我不殺你，趕快掉轉槍口打，不聽話就打死你！」那個敵人慌忙停止了射擊，很順從的把槍口轉向後面打起來。薛成福帶着一個組和二排並肩向縱深發展，見一礮打一礮。見一個工事打一個工事，一直打到敵人叫起饞來，一羣羣的舉手繳了槍。

一班怎樣無傷亡的完成了突擊任務

崔占元

卅八團十一連——這是個具有光榮歷史的連隊。上黨戰役中，被譽爲「鉄的九連」（十一連前身原爲九連）。攻佔陝州時又得了「百折不撓」的錦旗。這次當他們接受了主攻任務後由黨內到黨外進行了充分的動員，從上而下決心保持光榮傳統，並表示態度要上級「放心」。並且也確實做了細密的檢查，手砲彈少了，有些槍的子彈不足了，馬上補起來，這樣準備好了武器，從營連班排到突擊組的組員，又都親自觀察了陣地，規定了班排小組發展方向。

在震天動地的砲火中，敵人被打得混頭混腦，他們就以迅速的動作和疏散的隊形，出敵不意的突上去，當手砲彈扔到敵人頭上的時候，敵人還以爲是我們的砲彈爆炸，躲在隱蔽坑裏不敢露頭，工事上面光光的留着頂了膛的機槍順從的轉到他們手裏，這樣，直到佔領了兩座暗礮之後，都很少遭到敵人的抵抗。

他們又鞏固了既得陣地，迅速向縱深發展不就誤時間，不錯過機會，捉了俘虜，只讓放下武器自己向後面走，這樣堅決迅速的追擊着昏迷混亂的敵人。當敵人的反衝鋒隊伍剛一露頭，就被打了回去。當交通壕裏的敵人從隱蔽坑投出炸彈想要掙扎的時候，他們便用事先研究好的辦法：一排炸彈投過，使敵人縮回頭去，緊跟着迫近交通壕去，用手提封鎖壕內工事：突破一點之後，就順壕沿向前發展。

一直到戰鬥結束，他們全班都無傷亡，圓滿的完成突擊任務。戰後，他們又抓緊時機在戰壕

裏進行了三評，上級給他們全班記了大功。

十二勇士

吳祖乾

攻擊沈莊戰鬥前，六十六團二營機槍連，有三十一個同志自報奮勇，要求參加突擊隊，上級批准了十二個同志，編成了一個突擊班。他們帶了一百三十多顆炸彈。

出擊一開始這十二名勇士便從陣地的一角突上去。敵人在向他們投炸彈，子彈從陳官永的腰部穿過去，他却鎮靜的安慰旁人說：『你們放心，我一定和大家一塊幹到底！』接着佔領了敵人的交通溝，嚇得敵人向兩邊紛紛逃命。

班長閻保中領頭直向東南追擊，不防一顆炸彈從臨近的一個地礮打出來，閻保中的左臂負了傷，但他不嗜氣。看見魏克忠右手炸傷了，他招呼着叫魏克忠下去，自己的傷却沒有告訴別人。解決了第一個地礮，第二個地礮裏有十九個敵人在頑抗着，閻保中三梭子子彈打過去，第二個也被解決了。

敵人地礮密密麻麻，幾乎是一個挨一個的，他們一面打，一面喊話，在村裏邊碰到一個大地礮，一個敵人正端着一支手提式拚命的抵抗，唐永富搶步跳到跟前，三刺刀結果了他的性命。他們就這樣一個地礮一個地礮的連續頑強的爭奪着，直打到敵人的後衛陣地。他們有六個同志負傷了，但仍然一直堅持着打到底。

活躍的戰壕政治工作

馮牧

担任攻擊沈莊的突擊部隊二十九團二營，在戰鬥中進行了活躍的戰壕政治工作，大大保證了突擊任務的完成。二營接受攻擊沈莊的任務十分倉促，得到命令後不久就進入了工事，但各連都能抓緊一切可能空隙進行了動員工作。

七連指導員時鳳岐，不但隨時隨地向戰士們進行動員講話，而且能根據不同的情況隨時提出鼓動口號來，收效極大。當火力試射開始時，他馬上向部隊提出：『火力已經開始，我們要堅決完成任務，只准前進，不准後退。』立刻由排頭一直傳到排尾。衝鋒開始了，他又提出：『衝鋒馬上開始，要頑強英勇，輕傷堅持戰鬥！』戰鬥開始後，他又提出：『有傷亡時，代理人要負責任。』

戰鬥中他負傷了，但教導員趙斌，副營長郭建華立即堅持了這一工作。突破前沿後，突擊排有一些俘虜，爲了不致影響戰鬥發展，他們馬上又提出：『先完成任務，後抓俘虜！』口號傳到前面，突擊部隊便都放過繳獲，一直向縱深打去，使戰鬥得以迅速解決。由於這些口號提得及時，這次戰鬥發展得十分順利，並且有條不紊。

戰壕中他們又很好的進行了火綫入黨工作。在陣地上四班長杜玉文（過去發展對象）提出要求入黨，連支委和營委立即開會加以研究，並迅速通過批准。這一消息傳遍全營時，一連馬上就有四個同志要求在戰鬥中入黨，連支委和營委立即在工事中開了會，研究結果，只批准了樊玉發

、秦石子二同志入黨，對另兩個同志則提出希望他們在戰鬥中更加努力，進一步的使自己達到共產黨員的水平。在戰鬥中，無論提出口號或是傳達消息，他都採用了口頭通報的方法，他們又把這稱作『戰壕廣播』。當提出某一口號或發現某一值得宣揚傳播事蹟時，他們便用簡明的字句，口號挨次傳下去。有時從前傳到後，有時從後傳到前，有時則是以班爲單位口號傳播。沈莊戰鬥中證明，這種戰壕廣播，是一種火綫鼓勵工作的極其有力的方法。

潘琦就擒記

趙愼應
于東挺

沈莊戰鬥解決了，大批的俘虜官兵被送到了解放大隊。指導員把他們集合起來講解了我們的俘虜政策。隊伍解散以後，有一個中年的軍官走出來，恭恭敬敬地向指導員敬了一個禮說：『報告指導員，我就是八十五師代師長潘琦！』接着，他又不自然說：『我過去是十師二十八團團長，上師長的任一共才八天，就解放了！』

八十五師師部和三十團團部的軍官也大部被俘虜了。師部通訊排長梁和林和團部書記林天才這樣地描繪潘琦被擒的經過：當我軍攻擊沈莊以前，潘琦就慌得手足無措，兩次打電話向黃維求援，黃維說馬上派十八軍兩個營和五輛戰車來援，潘琦也向黃維表示：一定要與陣地共存亡。八號下午，解放軍的砲火雨點般的打下來，步兵衝進了沈莊，村子裏烟霧瀰天，滿地都是死人。兩個衛士喊道：『師長，師長，國長都跑了，快跑吧！』潘琦嚇得面無人色，慌忙搖手說：『不准叫我師長！不准……』兩個衛士拉着他就往回跑，沒跑出幾步，一顆砲彈飛過來，潘琦嚇得慌

忙滾倒在地上。衛士們勸他快起來逃命，他斷斷續續地說：『走是能走，……只是，回去怕……槍斃！』就在這時，一個解放軍舉着炸彈跑了過來。就這樣，潘琦不是『和陣地共存亡』，而是馴順地當了俘虜。

在和我工作人員談話中，潘琦說：『我早就領略過貴軍攻擊的滋味，在晉南作戰時，我們二十八團被你們打垮過，那一次我逃跑了！』說着，他不自然的笑起來，很顯然地，他不好意思說出下面的話：『我這次可沒處逃了！』

說起他們被圍後的生活，他搖頭說：『早沒糧吃了，天上丟下一點也不濟事，一個連一天只能分幾碗米。分不到，就吃牲口，一個排只能分一條腿。士兵們埋怨說：「飛機上丟下來的大米是當官的，子彈是當兵的。」……』

楊圍子全殲十四軍

繼李圍子、沈莊戰鬥的勝利後，未予敵以片刻喘息機會，我卽與兄弟部隊發起對敵軍部所在地楊圍子的攻擊。十日，首先攻佔楊圍子外圍陣地，殲敵二五五團一營，次日，敵人拼湊殘部在坦克掩護下進行反撲，圖延最後殘喘，但其下級官兵已全無鬥志，紛紛爬向我軍陣地投降。當夜，我軍鐵鉗向楊圍子合擊，一小時內卽將守敵十四軍軍部及二五五團，二十八團等殘部一網打盡。生俘其軍參謀長梁岱、副師長詹繼陶、八十五師代副師長何玉林等，擊斃匪酋十四軍軍長熊綬春。至此，號稱精銳之敵第十四軍，已全告覆滅。

十四軍的覆滅

馮·
牧·

(一) 交通溝的網

十四軍軍長熊綬春，率領他的軍部和十師、八十五師殘部困守楊圍子，已經好幾天了。全軍上千匹的牲口已經大部被打死在外壕裏，士兵們每天用馬肉果腹，成百的傷兵躺在工事裏沒人管

。但熊綬春仍舊固執着，不接受解放軍的勸降，憑着複雜的工事，憑着四面鏡面一樣平的開闊地。他幻想能支持到二路大軍會師的一天。但在解放軍面前沒有打不倒的困難，我們用挖交通溝的辦法改造了平地，又深又寬的交通溝從東面、北面，從西面向敵人的工事伸去，戰士們連夜的在飛機轟炸和敵人火力下挖着交通溝，每分鐘都向敵人接近着。一面剝掘，一面戰鬥。等到十一日中午楊圍子周圍已經結成了一片錯綜曲折的交通溝的網，把敵人圍在中間動也不能動了。突擊隊安全的進入到了敵人面前三十公尺的地方，靜靜的等着出擊開始。

(二) 步兵和跑兵

上百門的砲口向着楊圍子，榴彈砲、野砲、山砲、迫擊砲，從二點半鐘就開始了試射，敵人驚慌了，就派了十一師一個營和五輛坦克來突擊我們的交通溝，但當砲彈一排一排的落在坦克旁邊時，坦克馬上逃了回去。接着步兵也跑了，丟下幾十個死屍在溝壕裏。

四點半鐘，排射開始了。成排的砲彈刮風似地落在了敵人前沿和縱深。鹿柴被掃得精光，暗彌飛上了天空，整個楊圍子變成了一片煙和火的海。就在煙霧正濃時，一連串紅色信號飛上天空，步兵出擊了。以副班長楊傳任爲首的洛陽英雄連和以排長王泰爲首的第三連並排插進了工事前沿，趁着爆破和手砲的濃煙，他們踏過敵人的碉頂，一直向縱深插去。接着東面和西面三路突擊隊也迅速衝進村內。正在這時，一連串的白色信號又升起來了。沒有間隙，砲火立即轉向了縱深。敵人潰亂了，集團工事大部被我們佔領。許多敵人向西南逃去。這時一片雜色的信號又升起，砲兵的火力又伸延到西南，逃跑的敵人大部殺了回來，我們的五支突擊隊從三面交叉衝去，在西南角會合了。陣地全被佔領了，總計前後不過十分鐘。現在剩下的只是捉俘虜和搬武器了。

（三）『你們救了我們』

砲火的威力和戰士們的英勇把敵人嚇昏了。許多敵人從打塌了的工事爬了出來，扔下槍就跑。一碰見解放軍就跪了下來，有的還不住的磕着頭，說：『饒命啊！我們早就不願打了！』戰士們在野戰陣地上俘虜了一羣軍官。其中一個高個子馬上走出來說：『報告，我是營長，這是我的連長，這是我的副連長。』許多俘虜都是不待收羅便自動向我們後方走去。

最後一個地礮裏，有七八個人一出來便跳着喊起來：『歡迎解放軍！你們不來，我們就困死了，你們救了我們。』從他們誠摯的表情看了出來，他們是從心底感到被解放了。

（四）頑抗者的懲罰

十四軍軍部在村子的西北角，能緩春從砲火一開始就躲在一個深深的洞裏。一直到砲兵試射時他還指望着十一師來解圍。排砲開始了，第一排砲就打在他的工事上面，工事塌了一角，他一下子跳了出來，發瘋似的向西南跑去。他想逃命，但已遲了，一顆子彈穿進了他的左肋，連叫也沒有叫一聲便倒下了。副參謀長詹璧陶剛跑出了洞口，也被一顆砲彈打傷了，他狂喊着『救命！救命！』軍部的處長、科長們到處亂竄，但四面早就堵滿了解放軍，一個個馴順的作了俘虜。有許多人有經驗的，當解放軍剛一攻入時，他們便收拾起行李來，等我們打到門口，他們正趕得上排起行李走。軍參謀長梁岱，二五四團團長何玉林，二五五團團長李劍民，都是事先準備好行李才當俘虜的。七點鐘槍聲完全停止了，俘虜羣被帶了出來一行行從交通壕走過去。這時，西南面的敵人一排排放着照明彈，正好給成帶俘虜和打掃戰場的人們照亮了道路。

六百公尺的長溝

陸·柱·國·

二十八國十連接受了營的任務：『佔領與鞏固楊園子東北面的野外陣地。並向楊園子敵人挖三條一公尺二寬，一公尺五深的蛇形交通溝，再挖一條橫溝將它們聯系起來。』

砲火猛烈的轟擊，部隊迅速的發起了衝鋒，十分點就驅逐了守敵——一個加強排，我們活捉了五個，順利的佔領了陣地。

部隊迅速地修改着工事。還沒有放下工具，敵即便反衝上來。用炸彈打退了敵人的反撲之後，他們便分三路一直伸進離敵人鹿柴五十多公尺的地方，開始了第二步工作。——挖交通溝。

一片開闊地，敵人集中了輕重機鎗、排擊砲，瘋狂的襲擊着，他們有三十多個同志負傷了，但仍不停地工作着。

二排機鎗班戰士吳佩賢、僧來法兩人頭部都負傷了，他們仍頑強挖着泥土，副班長李小牛叫他們下去，他們說：『不要緊，這算啥？』三班新戰士李連生左臂掛了重彩，已經不能工作，他說：『我不下去，我不是怕死鬼！』。

敵人繼續着火力襲擊，不久步兵便又衝上來，但又被他們手榴彈打退了。

交通溝挖了半公尺多深，敵人又組織第三次反撲。一陣排砲轟擊之後，整個楊園子都喊叫起來，殺聲和衝鋒號一直在鳴叫，紅綠信號彈打得混天亂飛，在火光中，敵人端着閃閃的刺刀

，前推後擁的上來了。副連長郭新純左臂已經負傷，在部隊的最前邊喊著：『同志們，準備好手榴彈。』在他們的手榴彈、機槍的火力下，前邊的敵人被打倒了，後邊的敵人都爬下去，但停了沒有三分鐘，畏縮的士兵又被推上來。

二排機槍班長鮑永喜左肘負了重傷，不能射擊了，他咬緊牙蹲下給副班長李小牛裝子彈，李小牛握着機槍打了一千多發子彈，槍筒直燙得他手起泡，他一氣不停的打着。一顆敵人砲彈打在他身邊，震得他昏迷不醒，彈藥手張發慕馬上端過機槍繼續射擊着，李小牛清醒過來，又找了一挺旁的班留下的機槍打起來。

在敵人連續的五次反撲之中，他們六百公尺的交通壕挖成了。
交通壕像三把利刃，一直逼近到敵人胸前。

楊園子外圍爭奪戰

王文偕、張結
許振華、田有

十號下午，張英才營第三連奉命肅清楊園子西南角外圍陣地，攻佔一個大碉堡。裏面有敵人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四支手提式。

火力一開始，炮火都打到他的後面了，敵人力未壓下去，都封鎖着，進路月亮又明，六班，七班、八班，一連突了四五次也沒有成功。連長就立刻命令趕緊修理工事，往敵跟前發展。

一個七十七軍解放過來的小張莊戰鬥的功臣九班的黃誠同志，趕緊做他的機槍掩體，恰巧有一顆照明彈，把敵人碉堡的射擊孔照得清清楚楚的，他便把槍口瞄準了，等着射擊。

連長命令開火了，黃誠威射擊起來，打得敵人沒有還手，掩護着士兵們上去一陣爆炸，四一班跟着順利的衝了上去，佔領了陣地。

天剛發亮，堅守陣地的任務，交給了張英才營二連。

半晌，從雙堆集來了兩輛坦克，掩護步兵向二連攻擊上來。五班傅金才同志，端着機槍向敵人射擊，後邊的敵人被打倒了，但是坦克却衝上來，坦克的槍炮密集的掃射着。一顆砲彈落在王德珠機槍的旁邊，把機槍炸飛了，人被埋在土裏，但他們很快的爬起來又打。

敵人向他們陣地猛撲了幾次，坦克也不斷衝擊着，因為力量懸殊，跟着陣地後路就被截斷了，情況非常緊張。這時副指導員吉全與向戰士們堅決的說：『三連堅守陣地立過功，我們不能丟人！』

『鄭虎，帶你的小組快到前面敵人的暗洞投彈去！』連長下了緊急的命令。

敵人佔領的陣地上有三個暗洞，中間是一個大的，北邊西邊各有一個小的。

鄭虎很快把他的機槍交給排長說：『排長！村放在這裏，我們要去多投幾個彈。』又對他的小組裏的同志說：『同志們！我們要消滅前邊的烏龜壳，只準前進，不準後退。』『對！』戰士們大聲回答着，每個人拿起五個手榴彈，一股氣衝到離敵人十多公尺，轟隆隆的都打中在靠北邊的一個碉堡上。當他們很快轉同時，那個暗洞已被摧毀了。

敵人坦克上的槍砲開始向我們射擊。鄭虎小組第二次又向中間的暗洞衝去。鄭虎帶了一個炸藥筒，每人帶了一批手榴彈，當他們剛接近暗洞時，一個砲彈打來，土塊都落在他們的臉上，煙氣把他們薰得氣也喘不過來，眼也睜不開，但鄭虎很沉氣的，很快的把炸藥包拉響了，在濃煙下，這個大而堅固的碉堡也被炸毀了。

敵人的砲聲連續打來，鄭虎小組剩下的向敵人最後一個暗洞投着彈，這個暗洞也被炸毀了。

連續三次的投彈任務，鄭虎組都頑強的完成了。這時，我們後面的炮火稠密的打向敵人，敵人的坦克狼狽的逃回去了。

『走啊！這是我們捉俘虜的時候了！』鄭虎向何德全振奮的說。這時敵人混亂了，有一百多敵人從楊園子往外跑。

何德全趁着混亂就叫喚起來：『過來是自家，我也是才過來的！』於是一個俘虜跑了過來，何德全又解釋說：『不要害怕，我們解放軍優待俘虜』

這樣他們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又一次英勇的完成了堅守任務。

喊過來一個連

十二月九日，楊園子村外，三十二團六連連長帶頭，在陣地上展開了對敵喊話。

在前一天，四連就進行了喊話，敵人不應聲也不打槍，六連接守陣地後，又喊了一早晨。

早飯以後，最前邊的戰士突然看見一頂帽子從敵人工事裏拋出來，接着是兩頂，三頂，戰士們想：這定是敵人的投降記號，於是拍了拍手，果然有一個敵人露出頭爬過來了。

這個爬過來的人是敵人二五五團五連代理連長派過來的，他敘述着他們的命運和要求。原來，二五五團已經大部被打死傷了，四連五連合併起來才有四十多個人，沒有吃的，又在陣地的最前沿，他們要求投降，但是又顧慮那些督戰的軍官們，他們要求黃昏的時候過來。投降是好的，但是黃昏的時候怎行呢？那時我們要攻擊，要砲轟，投降也趕不及了，我們的同志詳細的給他

講解了這些道理，要求他們還是早些過來，當我們的同志給這個人茶饌、紙煙吃的時候，他忍不住笑起來說：「好，早過來早吃茶饌。」

這個人又爬回去了，過來的人，第一句話不是說：「你們的砲真利害。」就是說：「兩天沒有吃飯了。」但是過來二十幾個以後，那個代理連長還沒有過來，他還是顧慮着他那些作戰的上司們，我們的同志想了一下，決定派一個班去幫助他們。這個班爬過了兩面陣地中間的開闊地，勇敢的進入了敵人的壕溝，佔領了兩座暗礮，掩護着這個連都爬過來投降了。

這個代理連長蕭開定親身體驗了我們的寬大政策，在吃過幾個蒸饅之後，便要求再去喊人。我們的戰士高興的說：「政治攻勢勝利了，要多喊話，多散傳單。」

一邊喊，一邊打

李澤忠、嚴受命

隨着一陣激烈的砲火轟擊後，天空飛起了一排紅信號彈。三連突擊隊在陳天義、楊得九率領下，四五兩班分成兩個箭頭直奔到鹿柴跟前，敵人從縱深向我們射擊，但突擊隊毫不猶豫地躍過鹿柴，用手砲彈消滅了五個暗礮，接着四五六班三路齊進，一排從後面也插了上來。

第二道鹿柴前兩個暗礮的重機槍仍在向我們射擊着，二排長王泰、六班副衛守忠並排扔出兩個手砲彈，正打在暗礮頂上，機槍被轟啞了，一二排一起衝過第二道鹿柴，打進了楊園子。

王泰找了一個俘虜帶路，直向軍部猛撲。在前面敵人一個營正向軍部垮了下去，王泰就帶着戰士們一面追一面喊：『不要跑了，繳了槍沒事！』『老鄉們，我們知道你們不願打了，繳了槍

就是一家人！』這些敵人跑了沒有多遠，都停止了，馬上自動站了四路縱隊，把槍放在地下，叫我們去點數。

一班長王法喜帶了五六個戰士衝得太猛了，一下衝進了一片礮堡羣中，他們便背靠背，把手砲向四面投去，王法喜把手提式對準一座大礮喊道：『再不繳槍，就不要活的了！』立刻，從大礮裏鑽出一個人說：『我是連長，繳槍！繳槍！』他剛說完，四面礮堡裏的人都叫起來：『連長繳槍了，咱也繳槍！』一個個都鑽了出來，一共八十多個。最後跳出的七八個人，一出來就舉着手喊起來：『歡迎解放軍！』

隊伍繼續發展着，又發現了東邊的地堡還有敵人。一排長金鼎就動員了一個俘虜去送信勸降，告訴他們：『他們已經絕望了，要不投降，就要堅決消滅』。過了一會，八十多個敵人便跟隨在送信的那個人後面過來了，歪戴着帽子，高舉着槍，一面走一面喊着：『我們是繳槍的！』這八十多個人剛一過來，敵人一個礮重營也跟着過來了，二百多俘虜馴順的繳了械。

三連就是這樣一面打、一面喊，俘虜了七百多名敵人。

突破口上的勇士們

郭奇夫

五點鐘左右，我軍強大砲火向楊園子守敵進行摧毀性轟擊之後，發出了紅色的攻擊信號。突擊班（九班）以勇猛熟練的動作，沿着交通壕飛快的撲向村東南角敵人的集團陣地。馬福祥用一顆加料手榴彈，打下了正南的一個地堡，副班長宋文景的第二小組，隨着也打下右翼的地堡，班

長車頭滯滯着三小組迅速又佔領第三個地堡。九班沒有一人傷亡地突破了前沿。

二小組被留下進行搜索，一三組繼續向楊團子敵人的第二道防綫前進。幾個敵人順着交通壕拚命的向村裏逃跑，可是他怎麼能跑脫王金華的機槍呢？英勇的十二班副王金華，端起機槍向着敵人的屁股『噠、噠、噠、噠』打得敵人亂喊亂叫。班長毛然生指揮着王金華、葛河綱各端着一挺美式加拿大分左右兩翼，邊走邊打，向潰竄的敵人進行着猛烈的殺傷，這樣，又掩護着九班突破了第二道前沿。在突破的集團陣地上，他們俘敵四名，繳獲了輕機槍三挺，步槍十七支，三支衝鋒式和一支卡賓槍。

九班同志牢記着自己的口號：『突破口上釘鋼釘，連續突破賽蛟龍！』戰士張金玉眉頭一皺，大聲叫着：『殲滅黃維兵團。爲黨爲人民犧牲了也光榮！』就第一個帶頭跳出交通壕，衝到外壕邊的鹿柴附近，生龍活虎般的向外壕南面敵人陣地上的敵人投彈。彈投光了。向排長要了兩次，又快全部投完了，這時，張金玉不幸頭上負了重傷。給他止血時，他緊握着連長的手，懇切的說：『我任務還沒完成，讓我裏好傷，還要上去！』剛打下房子跟前兩個地堡，班長車顏清隱隱糊糊看見十幾個敵人由南面交通壕反撲上來了。『誰？』車顏清大聲的問了一聲，敵人一顆手榴彈打在他跟前，他看見沒有爆炸，就機智的順手投回一顆手榴彈，『轟』地在衝來的敵人羣裏爆炸了，又拿起了手提式打了一梭子，狼狽的敵人像賽跑的兔子一樣逃回去了。車顏清和剛上來的戰士原力有立刻用手榴彈追趕着逃跑的敵人，他們像鋼釘一樣釘在了敵人第二道前沿陣地的突破口上，使後續部隊順利地從後面突了上來，打進了楊團子。

在敵人軍部裏

李澤忠

在楊園子戰鬥的次日早晨，我們在匪十四軍軍部西面牆角下，發現了一具屍體，身上穿着一件沾滿污泥的藍襯衣，頭上滿是泥土，後腦壳露着蒼白頭髮，臉上長着絡腮鬚，有幾顆麻子。帶着我們去認尸的衛士劉川證明了：這就是匪十四軍軍長熊綬春。

劉川給我們描繪着十四軍軍部被殲前的情形說：『你們沒有攻擊之前，他們四個人（指匪軍長熊綬春、副軍長谷炳奎、參謀長梁岱、副參謀長詹璧陶）悶悶不樂地坐在工事里。等到第一顆砲彈在村子里爆炸後，他們的臉色突然驚慌起來。參謀長拚命地向掩蔽部里邊擠。我聽見他們有誰在喃喃的說：『糟了！糟了！』接着又是幾顆砲彈，谷炳奎驚惶失措地跳出了洞口，說：『快！快！我要指揮隊伍去！』但都向西南跑走了。熊綬春不停的說著：『完了，完了！』砲彈一個接一個落到村子中央，掩蔽部的西南角被轟塌了，梁岱躲進到掩蔽部的最深處。這時，熊綬春失魂落魄的說：『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副參謀也隨他逃了出去，則跑到東牆，兩顆砲彈就把牆打塌了，我看見副參謀長負傷倒下了，不住喊救命。可是有誰救他呢？村裏這時到處都喊叫着：『繳槍吧！優待俘虜！』參謀長從工事里跑出來了，我跟他身後問着：『參謀長，咱往那裏跑呢？』他憤憤地回答說：『往那走？到那裏還不是吃十二兩米！』我剛爬出洞口，就被一個解放軍同志拉住了：『老鄉走吧！你們參謀長都叫我們捉住了！』我隨他走到東牆跟，看見軍長熊綬春直挺挺地躺在那裏，早斷了氣了！』

「書記」變成了參謀長

馮牧

在楊園子戰鬥中被我軍俘虜的十四軍參謀長梁岱，已經是第二次當俘虜了。他第一次當俘虜，是在十幾天以前。

十一月二十七號，我軍渡過滄河向南出擊，敵人潰亂中，我們捉了一批俘虜，其中有一個廣東人，個子高高的，鬚髮灰白的軍官，詢問時，他回答是八十五師師部書記，名叫梁忠。過了兩天，這個『書記』忽然提起願意爲我們到沈莊八十五師去送勸降信，我們當即允許了。他恭敬而且感激的接過了勸降信。我們把他一直送到我軍陣地最前沿，他滿口應承，說幾天後一定帶回信來，然後走向敵人陣地去了。

然而回信始終沒有來。一直到我軍總攻楊園子後，才又看見了他。

十一日夜裏，戰鬥剛剛結束，戰士們從楊園子送出了第一批俘虜軍官，在幾名高級軍官之中，大家一眼就發現了幾天前放回去送信的『書記』。他完全變了，面貌修整，穿著新新的高級軍官服，手裏提着皮包。原來他就是十四軍參謀長梁岱。幾天前，他滿心歡喜地從我們陣地走出去，自以爲這一下可逃出了『牢籠』，但不過幾天，他又照舊走回來了。他一走進政治部的房間，就向我們的工作同志尷尬的說：『我已經是第二次進這房子了。』然後，他從皮包裏掏出了十四軍的花名冊恭敬地說：『請你們參考，我們全軍的軍官名單都在這裏了！』

談起被俘的感覺，他帶着不自然的笑容說：『當時我從這裏回去，我還滿懷着希望，以爲這

一下可把你們瞞住了。並且相信援兵一定會很快的趕來。想不到你們的攻擊力是這樣的強，沒有幾天就把我們搞垮了。八十五軍也完了，我兩天前和他們的副軍長張文心打電話，他用日本話對我說：『不行了，大勢已去了！』這時我才明白：再打也不中用了，我們橫豎也躲不掉被你們俘虜的命運，所以我在工事裏沒有動，並且準備好了行李，當你們一打到近前，我就出來說：同志，我是軍參謀長！』

從楊文學到雙堆集

當匪第十四軍被逐步殲滅時，各路兄弟縱隊也都把敵人的衛星據點逐步掃除，各路大軍都直逼敵兵團部——馬莊、雙堆集。這時，敵人還忘圖以突圍逃脫其死亡命運，命令十軍七十五師殘部據守楊文學一綫，並施放毒氣，死守頑抗，籍作掩護。十五日黃昏，我在兄弟縱隊配合下，英勇頑強，冒敵毒氣，攻取楊文學，二小時即全殲守敵。

戰鬥正進行中，黃維殘匪即開始突圍，但我四面解放軍早有準備，數小時內即全部解決，我攻佔楊文學部隊也在戰鬥結束後向西南歡呼進軍，最後與各路兄弟部隊勝利會師雙堆集。

第一連立了第一功

魯渤、路英、振崗
石磊、如白

(一) 紅旗下的誓言

支部大會上充滿了莊嚴、愉快的英雄氣概。他們——三十一團一連，爭得了主攻楊文學的光榮

任務。在支部大會上四十個共產黨員在紅旗下宣誓：

「保證帶上新戰士，只要不把腿打斷，一定要打上去！堅決殲滅敵人！祇有上去的路，沒有回來的路。」

突擊排長張仁，突擊班長毛玉文等七個同志，在紅旗面前，交出了自己的錢、照片和黨費證。他們衆口一聲的說：

「請黨放心，我們保證完成任務！」

（二）英勇的爆破手

下午四時，攻擊信號發起了，我們的砲火像急風暴雨似的落在敵人陣地上，勇士們百倍緊張起來，政指在出擊的路上大聲囑咐着：「同志們！不要忘却咱們的決心，要立功呀，要爭英雄呀！」

砲火的轟擊還沒有停止，爆破手就勇敢的前進了，劉家恩和王貴成兩人，抬着二十五公斤重的炸藥包，最先跳出了交通壕，飛速的跑過開闊地，接近了鹿柴，把炸藥放到鹿柴跟下，熟練的點着了導火索。在一陣震耳的爆炸聲中，鹿柴就隨着煙霧騰空飛起。

第二爆破組是共產黨員郭胖子 and 傅成有。他們也扛着一包八公斤的炸藥跳出了交通溝，他們的任務是炸塌敵人的外壕溝，便利突擊部隊通過，但敵人已經發覺了，一個暗礮裏兩挺機槍緊緊的封鎖着這裏，他們才跑了三四步，傅成有同志便負傷倒了。現在只有郭胖子一個人了，但他記得自己的保證：「丟下一個人也要完成任務」，便一口氣跑過了三十多公尺的開闊地，衝進鹿柴破口，跳進了敵人外壕。這時，從暗礮右邊爬出來一個敵人，驚慌的喊着：「上來了！上來了！」照着郭胖子投來兩顆炸彈又縮了回去。暗礮中的兩挺機槍也就拼命的掃射過來。郭胖子飛趕幾

步把身子緊靠在暗礮下面機槍的死角中，他想：「外壕才二、三尺深，很容易通過，炸它幹啥？這個暗礮可非炸掉不行，」於是他立即把炸藥靠住暗礮，點着了火眼看着導火索冒着火花，才迅速跑出了外壕。一聲震響，暗礮塌了一個一公尺大的窟窿，兩挺機槍也不再見吼叫了。在煙霧瀾漫中，郭胖子同后邊大聲叫着：「同志們，外壕不深，暗礮也炸塌了，趕快上吧！」

(三) 突擊任務完成了

以毛玉文爲首的突擊班的勇士們，在敵人密集的火力阻止下通過了三十公尺的開闊地，迅速的佔領了敵人外壕。第一戰鬥小組是由共產黨員傅來成率領的。黨員康久金和新戰士李學新都負傷了，但是誰都沒有喘氣，誰都不讓誰知道，副班長傅來成問：「李學新怎麼樣？」「我的腿負了傷，還能投彈。」「那你就投彈，掩護我上去。」「對，我投彈，你前進吧；」李學新說着就向敵人集團工事打過去。傅來成高興極了，大喊着說，「我們不要忘了給李學新同志記功啊！」說着也從暗礮的左面上去了，康久金負傷很重，但也爬了上去，就這樣他們突破了敵人第一道前沿。

楊文學是黃匪三個團設防的陣地，遍地是地礮卒，有兩道外壕，第一道給他們突破了，接着出現了第二道抵抗綫。

毛玉文已經負傷了。一顛一跛的走着，但他指揮着魏振海繼續向前發展，他端着手提衝鋒槍，向敵人射擊着，一顆子彈飛來，他的臉上又負了傷，鮮血直流，但他用手擦了一下，又端着打起來，邊走邊打，衝向前去。

敵人左右兩翼機槍交插着封鎖了他們的道路，排長張仁命令第三班向前面一個地礮撲去。一排子炸彈打的敵人機槍不響了，地礮裏擁出了十幾個敵人，持着自動火器反撲過來，但馬上又被

他們的炸彈擊退了。

在發展的路上，毛玉文第三次負傷了。他感到一隻臂十分沉重，抬不起來。便把手提式架在交通溝上射擊，第四顆子彈又打中他的頭部，頓時昏倒了。當他醒來的時候，便對身旁的魏振海說：「我已經不能上去了，你跟着三班衝吧！」魏振海立即跑過去，加入三班的突擊部隊裏。

敵人第二道抵抗綫也被突破了，部隊向縱深展開了戰鬥。毛玉文已經不能動了，工作員提着一筐子炸彈經過他身旁蹲在毛玉文跟前，他緊緊的握住工作員的手說：「我們的任務完成了沒有？」工作員說：「當然完成了。」

(四) 機槍手們

每一個機槍手都成了頑強的突擊隊員。

機槍四班班長陶伍信，帶着第一組，每人背了六百發子彈，李尙成又背了十二個炸彈，隨着突擊部隊衝到了敵人外壕跟前。何天祥、李商成向敵人投炸彈，新戰士李商雲給壓着子彈，班長陶伍信射擊着，掩護一班突破外圍。外圍突破後，他們也隨了進去。李尙成胸前負傷了，何天祥一個人用炸彈和敵人對峙着。陶伍信的機槍掃射敵人集團工事，機槍彈打完了，他們也參加了投彈。何天祥進到剛攻佔的一個地壩裏，突然發現一箱子彈，他連忙提出來，他們的機槍又射擊起來了。

機槍第二組跟隨着五班突擊的。當毛玉文帶領戰士正從交通壕向前衝擊的時候，正碰到敵人一挺重機槍迎頭射擊着。張忠信起火了，端着機槍挺直身子向敵人還擊着，他被子彈打傷了，商雪峯馬上接過來打。最後，機槍打壞了，射手楊尙喜，便掏出炸彈跟着五班衝上去，和敵人拚起炸彈來。第一次他臂上負了傷，但他沒暗，第二次頭部又負了傷，他仍然掙扎着，直到他不能戰

門爲止。當衛生員給他包紮時，他還叫組生員轉告工作員說：『我介紹的班長陶伍信火綫入黨，這次可要填表』

打進楊文學

· 若良 ·

當我們各種砲火猛烈向楊文學敵人轟擊的時候，當三支鮮紅的信號騰空而起的時候，在楊文學北面正運動着一隻隊伍，勇猛的撲向了楊文學陣地前沿。這是二十二旅六十六團一連的突擊部隊。楊文學北面是敵人二二四團二營的陣地，前面構築着五座環形的地壘，壘與壘又可以互相火力支援，配置着四挺機槍和一挺重機槍，十三支湯姆式衝鋒槍，下面還有三米高的溝壕。

我們的突擊部隊在火力掩護下，一下子就戳入敵陣，副政指李成首先跳入敵人壕裏，回頭一看，跟他來的有兩挺機槍，一支步槍，連他自己一共五個人。而這時，敵人南邊和西北角的火力正順着交通溝掃射過來。他們隱蔽在一個突出地壘的下面，李成命令挖開了槍眼鑽了進去。但過了一會被敵人打得存在不住，又退了出來。

『決不退後！』李成下了決心，他說：『咱們一直往前打，剩了一個人也要完成任務。』解放戰士鄭明友說了聲『指導員進吧！』便把機槍斜掛在背上，就準備從壘堡鑽進去。七班副陳立仁說：『指導員，咱們進去從西發展。兩挺機槍由我負責。』他把機槍架好，掩護他們鑽進了地壘。

穿過這個地壘，前面就是敵人控制的另一個地壘，敵人正在那個地壘外邊把炸彈打過來，

陳立仁的機槍立即向敵人射擊，把敵人壓縮進地堡，他們接着一把手炮打過去，那個地堡就被擊毀了。

他們繼續向前發展，爬過了一段高地，撲向了第二個碉堡，這時敵人已發覺陣地被突破，便集中了七挺機關槍和榴彈，向他們射擊，想把他們趕出去。八班長要國章幾步跳過去。從射擊孔塞進了三顆炸彈，又敏捷的跳上了地碉，指導員叫着：『打得好，咱們給八班長立特功。』鄭朋友叫着：『指導員，我打吧！』說着端起機槍，準確的射擊，壓倒了敵人的火力。

這堅強的壓力使敵人動搖了。從村子裏跑出幾個人來，嘴裏喊着：『我繳槍！』扔下了槍就向我們陣地後面跑去。

這時一排長王太舉帶着一排也從左面打了上來，一連打了幾座碉堡，敵人更混亂的往掩蔽部亂鑽。一個敵人的傳令兵張佐成，帶着八個士兵、兩支湯姆式槍、一部電話機，向我們陣地跑過來，後面的敵人亂叫着：『你往那跑？』但張佐成一顆彈向後打去，罵着說：『現在可不聽你管了。』他過來後，向我們報告了敵人佈置的情形，他說：『趕快上，我給帶路。』說罷，便帶着我們一直向他們連部撲去。連部已經失掉了抵抗力，七挺輕機槍在連部門口架着，射手們很快就站在俘虜隊裏了。

李成他們通過了敵人營部，一直撲向敵人六〇砲陣地繳獲了五門六〇炮。就在這裏和兄弟部隊勝利的會師了。

「三員」成了指揮員

柴·棲·雁·

六十六團二連是進攻楊文舉莊的突擊連之一。當衝鋒發起後不久，連長就犧牲了，連上的同志傷亡的很多，司號員張茂之腰上也受了傷，但他拒絕下去，冒着敵人火力，跳進了一個飛雷坑裏，和通訊員呂金鎖商量起來：「咱們連上沒人指揮了，可是任務一定要完成，咱們一定要讓隊伍繼續突上去！」「對，一定要保證繼續完成任務！」說着便在陣地上繼續組織起力量來。

他們首先找到一班長郭學才，要他担任突擊指揮，又組織了戰士孫牛等幾個人，叫他們堅決跟着一班長突進去。這時，敵人朝他們打來了幾顆砲彈和燃燒彈，張茂之和孫中元身上都打着了，他們馬上撲滅了火，便向敵人連續投起手榴彈來。一面打，張茂之一面對一班長說：「一班長，咱們共同喊一聲『上』，就帶着大家衝上去！」接着，在他和一班長指揮下，隊伍第二次衝了上去，最後佔領了前沿。

衛生員尙多羅在部隊發起二次突擊時，不斷的進行了政治工作。他在陣地上鼓勵着每一個戰士：「前面已經打上了，敵人快要消滅了，咱們上呀！」又進行了逐個檢查，發現了沒有負傷的和輕傷的同志，就督促他們上去。很快使全連能够戰鬥的人員全都投入了戰鬥，有力地保證了任務的完成。

戰後大家都說：司號員張茂之、通訊員呂金鎖、衛生員尙多羅，這三員成了指揮員，指揮着大家完成了任務。

攻進楊文學的一支利箭

道賢、祥云
佑華、國杰

在我們炮火激烈的轟擊了一陣時，在衝鋒訊號發出後，四班劉興勝小組就迅速出動，接着是排長楊財有和著名戰鬥英雄王安國帶着隊伍陸續衝了上去，他們不到五分鐘就衝進了濃烟瀰漫的鹿材，把手榴彈都投進了地礮臺裏。

這時，敵人發現了我們的突擊方面，就把四週輕重火力向這裏齊射。四班的勇士們都跳進了外壕，用「人梯」爬上敵人七尺高的圍牆。不料敵人的外壕裏有槍眼，用重機槍向他們掃射。一個戰士機警的跑過去把手炮塞了進去，槍聲停止了。敵人不能由槍眼射擊，就用手榴彈一批批的向外投，這時、副排長郭世文帶的六班趕了上來，又把手炮和手榴彈一個個投進敵人的圍牆。

敵人的手榴彈投在政指賈紹富身邊，一個戰士搶着又投了過去。一個炸彈落在解放戰士成永先身邊爆炸，把他炸暈了，他由煙霧裏爬出來，轉了兩圈又衝了上去。

老英雄王安國把手榴彈打完了，就用手槍向敵人打。郭世文的手指上全掛滿炸彈繩，打完了炸彈，他又端起機槍打。

最後終於佔領了前沿。可是敵人仍在第二道地堡和外壕抵抗，用四挺重機槍向我們打着，王安國，拉過了戰士的手提爬在地礮上打，不幸腰上負了重傷。萬海山營長正在指揮，也負了傷。於是，教導員周福棠慎重地在壕內詳細的觀察了地形，才觀察清楚。就命令王國英排繼續向前衝鋒。

九班長馬俊元帶着一個小組冒着機槍的槍彈衝上去了，一個手炮塞進敵人的地壘，地壘就翻下了身。副班長齊鴻光帶着二組緊接着衝過前邊，第二個地壘又被他們的手炮打垮了。接着馬保元帶的小組又衝了過去，他們以疏散的隊形，一來一往地交替衝鋒着，全排用極小的傷亡一股勁打下了十六個地壘。這是他們運用小組動作，以小的傷亡換得大的勝利的第二次模範戰例（第一次是在攻打張園子時）。

他們把局面打開後，後續部隊陸續開了進來，協同兄弟部隊，殲滅了最後頑抗着的敵人。

把鋼釘釘在敵人面前

郭奇夫

在衝鋒路上，突擊部隊受到了一些挫折，固守在楊文學前沿陣地上敵人的輕重機槍，發瘋似地拚死的射擊着。三連的五名勇士——機槍班長李雪，戰士史建鐸，陳明星，三班長吳水耀，二班戰士王自安，突進到和敵人前沿陣地相距只有二十多公尺的地帶，不得不停止下來。

李雪提議說：雖然只有五個人，也要打到底。他來掩護，讓吳水耀，王自安兩個衝鋒。可是，他們人太少，沒有力量突擊了；用一挺機槍掩護，兩個人突擊，想突破敵人嚴密佈置的陣地，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突進去向裏發展了。最後他們五個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堅決不退，守』。

但他們五個人不是一個班的建制，爲了堅守，需要組織一下。於是李雪又提議說：『我們現在就是一個班，吳水耀的班長，我的付班長。就是這一挺機槍，兩個手提式，也一樣幹到底』。

史建鐸說：『對！執行咱們的計劃，只有前進一寸，絕不後退一寸。』

鋼鐵般的決心，鼓舞着五個人的意志。

他們五個在離敵人外壕十幾公尺的一個小凹道裏堅守着。李雪的機槍，不停的向着敵人的地堡射擊着，他的心真像生鉄一樣堅硬，他堅持着，還堅定着大家，使大家也像他一樣頑強的戰鬥着。

機槍頑強的射擊着，打完了他們自己帶的六百發子彈，打完了彩號的一袋子彈，又把王自安的子彈袋解下來。敵人的炸彈不停的打在凹道上面，想把它眼前的釘子一下子拔掉，可是不能。吳水耀和王自安用炸彈還擊着。這樣一直堅持了兩個鐘頭。

天色昏暗起來了，敵人的火力仍然打的很激烈，李雪忽的想到一件事情：『我們祇顧打了，快點做工事呀！』真的他們祇顧打了，五個人誰也沒想到這件事。這一提醒，便趕忙挖起工事來。

剎那間，看見又有部隊進到他們同一凹道裏，這是兄弟部隊三十團。他們派了一個人，找到三十團一個排長，說：『我們受你們指揮，我們對付左面，你們警戒右面。有什麼事情多聯絡。』

月亮正懸在天空中，將近半夜，五個人的手榴彈也快打完了。原不想回去聯絡，因為回去一個就少一個，對付敵人反撲就少一個力量；可是隨着時間的持久，彈藥的消耗，明天的堅守就成問題。他們決定派一個人回去聯繫，請示上級，王自安自帶奮勇完成這一任務。他們規定了聯絡的哨音：『上級決定叫守，吹一聲。撤，吹兩聲。』

砲火聲中傳來了兩聲細細的哨音。吳水耀他們服從上級命令，決定往回撤。李雪想到：『我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衝鋒在前，退却在後，可是我是拿着機槍，打倒我不要緊，機槍就丟給敵

人了。於是他對大眾說：『我在前面，如果敵人把我打倒，你們不要管我，把機槍扛上，無論如何不能丟了槍。』

趁着敵人火力的空隙，他們都安全的回來了。

首長和同志們親切的安慰着他們，他們說：『這沒有什麼，就是剩下一個人，也一樣幹到底；』

『我忘不了黨！』

趙·慎·廕·

——重傷員趙成山爭取了八個敵人投降的故事

戰鬥結束以後，前綫上到處傳誦着通訊員趙成山負傷忍痛深入敵陣勸敵投降的故事。

趙成山是十旅廿九團十連的通訊員。今年十二月初旬的一個夜裏，在殲滅黃維兵團的外圍戰鬥中，趙成山和隊伍一起衝進了李圍子的前沿，他腿部受了傷，又迷失了方向，不幸被俘，敵人把他弄在雙堆集的傷兵場，和敵人的傷兵一起，沒有人看護。

趙成山急着想逃回來，但是腿走不動，又不認識路，於是他決心說服一個敵人的輕傷員，一起逃出去。不久，他就結識了一個和他睡在一起的輕傷員。趙成山每天向他宣傳着解放軍的寬大政策；講解着國民黨匪軍和人民軍隊的不同和當前的戰爭形勢。這個輕傷敵兵被他打動了。他向趙成山表示：他很想脫離國民黨匪軍這個人間地獄，但苦於找不到機會。趙成山便乘機對他說：『如果你能够帶路，我保證帶你到解放軍去，而且你一定受優待！』那個傷兵高興地答應了。

十四日夜裏，他們兩個人輕輕地從傷兵場爬出，那個輕傷敵兵給他指點着路徑，在敵人的陣地空隙爬行着。趙成山咬着牙，忍着傷痛，整整爬了一夜，終於爬出敵人的封鎖線，帶着那個投誠的敵兵回到了解放軍陣地上。

陣地上担任警戒的隊伍熱烈地歡迎了他們，這時，警戒排的排長無意中把當前的情況告訴趙成山說：『在前面五六十公尺遠的工事裏的敵人，經過一夜喊話，都不作聲了，像是已經動搖，但不知究竟怎樣！』

趙成山聽了，不顧自己的傷痛與疲勞，馬上對排長說：『我去勸他們投降！』就立即返身向敵人的方向爬過去了。

當他爬近敵人工事時，敵人向他喊道：『幹什麼的？』趙成山一面爬一面回答說：『不要打，我來和你們商量事情的！』敵人不作聲了。他爬進敵人的工事裏，把他親眼看到的敵人悲慘和絕望的處境說給他們聽，並且說：『我是來勸你們投降的。你們現在既沒吃又沒喝，被圍得這樣緊，傷了沒人抬，死了沒人埋，不投降有什麼前途？』

敵人半天不作聲。過了一會，有一個敵人說：『我們也不願意打了，但不知過去你們殺不殺？』

趙成山看出敵人還有疑慮，便向他們宣傳起解放軍的寬大政策來。最後，七個敵人都答應投降了。這時，趙成山心裏想：還需要警惕萬一。便說：『要是你們真心投誠，你們給我一支槍！』一個班長立即把一支湯姆式送給了他。他接過了槍，便帶着七個投降的敵人一個個的爬回到解放軍陣地上來。

當趙成山回來後，許多同志都欽敬的詢問他：『負了這麼重的傷，為什麼還能爬這麼遠？』這個十八歲的共產黨員微笑着回答說：

『我是個共產黨員呀！只要我活着，我就忘不了黨，我就要忍受一切爲黨工作！』

來到解放軍的頭一功

魯渤·

在楊文學戰鬥裏，許多新參加部隊的才解放過來的同志，都表現了驚人的英勇與頑強。立下了來到解放軍的第一功。

部隊突上了楊文學陣地，敵人用火鎗噴射器發射着火鎗向我們突擊部隊燒來。新解放戰士唐新其身上燒着了，他急忙用手去拂，誰知越來越大，班長說：『爬下！』他帶着滿身的火，就在攏起的鬆土裏滾，滾了幾下，火滅了，他爬起來提着一筐子手榴彈，又向前面跑去，追上班長說：『班長、手榴彈拿來了。打！』他同班長一同打了幾十顆手榴彈。

趙振喜、吳振其兩個新同志是在一個班裏，別的同志都負傷了，他兩個人堅持戰鬥在最前面。一會兒韓水德遇去了，他們兩個看見韓水德說：『班裏就是咱們三個人了、你是老同志，我們推你爲班長指揮我們，後面機槍打掩護，什麼任務也保證能完成。』他們一直打到最後，完全殲滅了敵人。

新戰士畢未有、在打的最激烈的時候，左望右望，全班沒有一個人了，全都受傷了。他跑到三班那裏，對三班班長說：『三班班長！我們班就是我一個人了。我歸你指揮。』說着就打到了三班的前面，手榴彈打完了，就用步槍射擊，一起打了七十五發子彈。到手榴彈運上來時，他又繼續投彈，最後同三班一起完成了任務。

在雙堆集

馮牧

戰鬥剛剛結束，我就隨軍進入稱爲蔣匪五大主力之一的黃維兵團的墳墓——雙堆集。在幾小時以前，這裏還瘋狂的用坦克、大砲、毒氣來抵抗着解放軍的進攻，而現在，周圍數里內的戰鬥已經全部停止了。俘虜們都被帶走了，停留在附近三四個村落裏的，只是幾萬個爲敵人遺棄的傷兵和屍體，三四百輛完好的和打成碎片的汽車、大車，堆集成山的彈藥和坦克，從飛機上投下來的降落傘和糧食包，被砲火打死的牲口羣……這裏，那裏，把這一片方圓不過五六里的地區點綴成一片大拉圾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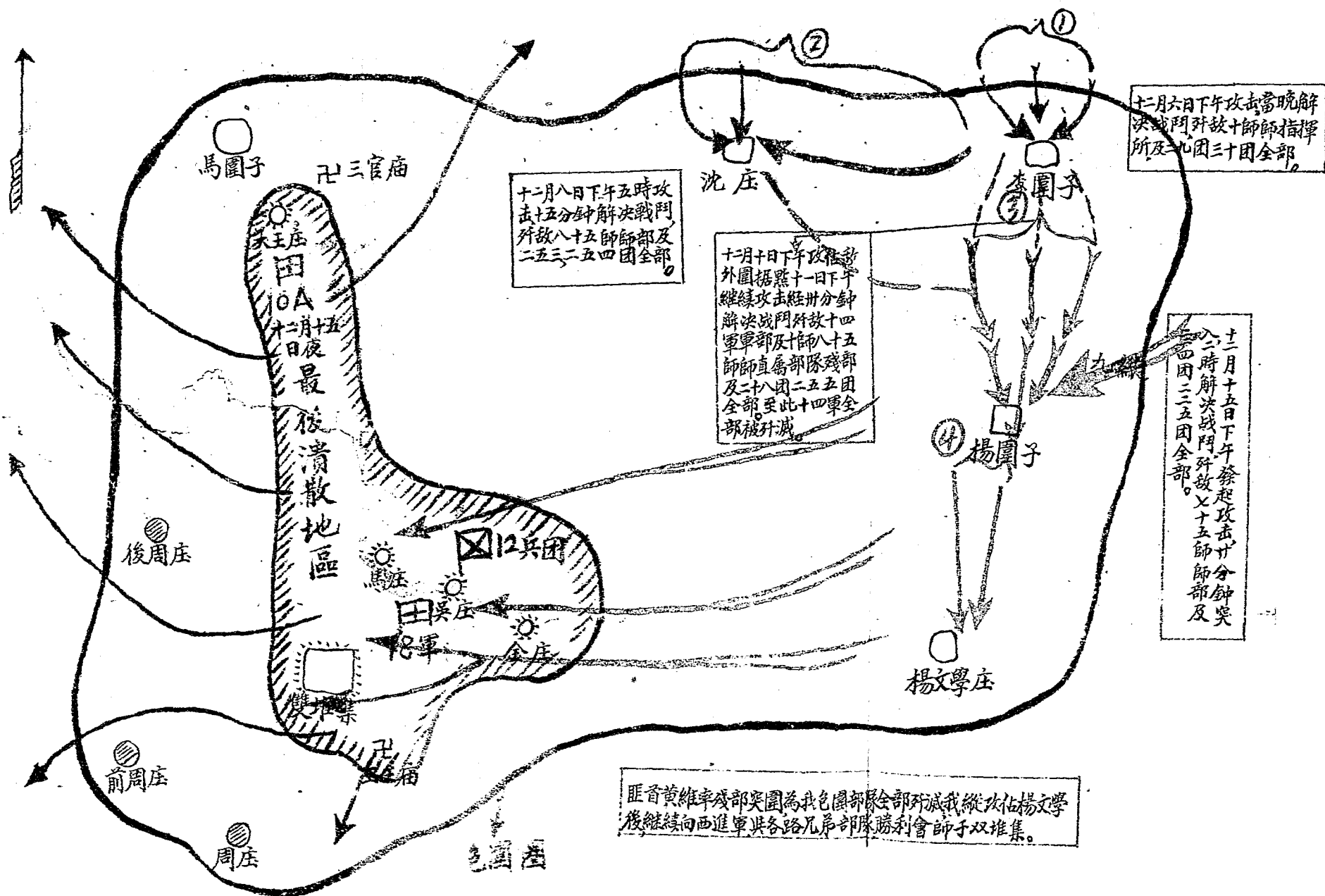
所有的房屋都被拆了，沒有一間房子是有頂的，但村外的野戰工事却修得非常整潔。在工事中，戰士們正在把敵人的榴彈砲和野砲拖出來，美式山砲，則已經整理好了，我們的砲兵已經安靜的睡在它們身邊。兵團部所在地的小馬莊的工事修得特別複雜，旁邊的炮彈也落得特別多。兵團部一個傳令兵張成年說：『貴軍的砲彈打過來的時候，這裏就像地震一樣！』在雙堆集以南，將近六十輛嶄新的十輪大卡車，被用土堆起來當作工事，身上被打得遍體鱗傷。在雙堆集東南的尖古堆，戰士們拆開了一座工事，裏面竟全部是死屍壘成的。在尖古堆左方騎着幾輛重坦克，輪帶全被打斷，有的砲管也被打成了一束碎鉄。

大小馬莊和雙堆集之間的一片方圓幾十畝地的平壩上，是敵人的傷兵場。幾萬的死人、半死不活的和輕傷兵雜處在一起，十幾天來，他們就是沒有人管地露宿在這裏，只是在地上挖了個

個淺坑，當作棲身所。許多人十幾天以來就沒有換過藥，有許多人已經幾天沒有吃飯了；哭聲、罵聲、呻吟聲聯成一片。穿行在這些傷兵們中間，時時都聽見他們咒罵着：『老蔣呀，你把老子害成這步田地，你就不管了呀！』被打斷了右腿的十八師師部副官冉廷先告訴我說：『傷兵們每天總要死掉上百人，許多人是餓死的，飛機本來曾經投下過一些傷兵食品，但都被當官的收集在自己的掩蔽部裏。』說着他也罵起來：『不得好死的黃維呀！你到死還要喝我們的血呀！』中午，敵機飛來狂炸，三架B-24式重轟炸機把數十枚炸彈全部投在傷兵附近，傷兵們到處爬滾，哭聲震天，令人不忍卒聞。

我們走進兵團部的工事中，裏面到處堆滿了軍官的衣帽、黨證、信件、公文、日用品，一個負傷的兵團部通訊員田文彩告訴我：『當黃維決定黃昏突圍時，部隊立刻混亂了，換衣服的，剪髮的，亂成一片。突圍時情形更爲狼狽，人們擠着向外跑，許多人被擠傷了，後面的軍官開槍打，也無濟於事。坦克手開着坦克從人羣中撞過去，但走了幾步就被打壞了，坦克手又跑回來，慌亂的和大家一起擠出去。當我告訴他突圍的部隊已被全殲時，他立刻恨恨的說：『活該，活該，我早料到他們跑不掉的，當初我要求他們帶我走，反被他們踢了一腳，這才是報應。』』

十二月六日至十五日我縱攻擊戰鬥畧圖



▲
開
封

7.8

7-0